

Q聊,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那些与法有关的新鲜事、有趣事、令你深受感动的事、让你深有感触的事……

想分手? 把你的手表扔进马桶冲掉! 喂,这是只欧米茄啊

起刑点 2000 元,此表值 18000 元,你懂的

诸葛宁(宁波江北法院通讯员 诸葛宁):分了一次手,结果领到一次刑。
淡水鱼(本报记者 余春红):后果这么严重啊?
诸葛宁:是啊,被判刑 7 个月,缓刑 1 年。
淡水鱼:为什么?
诸葛宁:这个湖南小伙是个“90 后”,在宁波打工,认识了当地的一个女孩子。一天两人吵架,女孩提出分手,小伙子很生气,就迁怒于女友的财物。
淡水鱼:砸东西?
诸葛宁:他一怒之下,把女友的欧米茄手表扔进了马桶,还用水冲下

了下水道,然后骑着女友的电动车扬长而去。

淡水鱼:欧米茄手表啊,很贵吧?
诸葛宁:是啊,标价 2 万多,鉴定以后是 1.8 万元。
淡水鱼:可惜了哦。
诸葛宁:事发后,女友就让他还表和车,这家伙还嘴硬地说手表已经被他冲走了。他女友一搁下电话就报警了。
淡水鱼:这下麻烦了。
诸葛宁:是喽,虽然事后他赔了钱,但是已经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了,这个罪名构罪的金额起点是 2000 元。
淡水鱼:这次冲动的代价大了。

**他躺着,无数车擦肩而过
别急,不是事故也不是自杀**

见过饿晕的,没见过晕在跨海大桥中央的

果冻布丁(宁波高速交警五大队通讯员 李栋):哎,跟你说哦,我们那天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上发现了一个。
风叶蓝草(本报记者 沈洁琼):一切,发现个人有啥稀奇的。车子抛锚了下来修车?
果冻布丁:没,这个人就躺在我们中央护栏的水泥墩上。
风叶蓝草:呃……没出什么事吧?
果冻布丁:我们民警巡逻的时候看到吓了一跳,还以为这人被车子给撞了。走近一看,男子身上没有外伤,人却很虚弱。
风叶蓝草:是想不开要自杀?
果冻布丁:我们把他搀扶到车上,他一开口就说了一句:我都 3 天没吃饭了,实在饿得不行了。
风叶蓝草:不是吧,他是饿晕了?那是被谁遗弃在高速上?

果冻布丁:是的,经我们“研究”,他就是饿晕了。这男子是安徽人,今年也就 20 来岁。他在宁波一工地打工,但是包工头一直拖欠他的工资,连他的身份证也不给他。小伙子就想着徒步走到杭州找老乡。
风叶蓝草:小伙子很有想法。他走了多久了啊?
果冻布丁:三天三夜。据他说,他这些天都没东西吃,饿得实在撑不下去了,结果晕倒在桥上。好在过往的车子都与他擦肩而过,不然他连命都没了!
风叶蓝草:小伙子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啊。那个包工头最可恨,人家给你干活了还克扣工钱。小伙子咋就没想到去给自己维权呢,把工资和身份证件要回来?
果冻布丁:这个我们也提醒了他,还给他买了矿泉水和方便面。等他吃饱后,民警把他送到了慈溪救助站。

**这位大哥派头很足
到加油站加油竖起 3 根手指
是 30 元还是 300 元? 只能猜一次哦……**

我是不说话(海宁公安局通讯员 陈清平):我向你竖起 3 根手指,你觉得代表什么意思?
风叶蓝草(本报记者 沈洁琼):这谁知道啊? 3 根手指可以代表很多意思的啊!
我是不说话:我们就碰到了这么一件事。在沪杭高速长安服务区加油站,河南籍男子阿木来加油。他向工作人员竖起了 3 根手指。
风叶蓝草:呵呵,很有老板派头嘛。
我是不说话:工作人员凭着经验,觉得他的意思是要求加 300 元,于是没多问就在加油机上设定了 300 元的金额。
风叶蓝草:这倒也是。现在油价蹭蹭往上涨,100 元油已经加不了多少了。
我是不说话:呵呵。可是当阿木看着油价表跳过 30 元后还在往上跳,赶紧把工作人员找来,但为时已晚。
风叶蓝草:那说不清了。
我是不说话:是啊,双方争执不下。阿木不愿多付这 270 元,而且他兜里的钱除去路费就只有 120 元。他提议让工作人员把油抽回去。而加油站表示抽油要花 2 个小时。
风叶蓝草:这个阿木不是自寻烦恼嘛,他当时打开车窗说句话,不是什么都能避免了吗?
我是不说话:他是嫌天热,开着空调就没打开窗。结果好了,上演了这么一出戏。
风叶蓝草:那怎么解决的啊?
我是不说话:我们民警前去调解,最终阿木同意一共支付 120 元,其余的钱由加油站工作人员出。

**做梦都想和妈妈说说话
怎么办? 26 岁小伙拿了公款凑路费
这次“小蝌蚪找妈妈”成了反面典型**

铁警诸萧(杭州火车南站派出所通讯员 姚剑飞):为了凑足找妈妈的路费,26 岁的小伙子竟然拿了 1.2 万元的营业款从湖北逃到杭州。
芳块儿(本报记者 王春芳):真是跨省际的“小蝌蚪找妈妈”! 怎么回事?
铁警诸萧:昨天上午 9 点,张警官正在执勤巡视,看到车站售票厅门口一名小伙子左顾右盼很焦虑的样子。一查身份证,他发现这是一张假证,在路边花 200 块钱就能买到。
芳块儿:呵呵,露出马脚了。
铁警诸萧:是的。可能是受了几天来的潜逃压力,民警一问,他马上说出了真相。小伙子姓汪,湖北公安县人,今年 26 岁。他是独生子,十几年前父母离异,他跟随父亲。由于父亲有酗酒的嗜好,经常动手打人。汪某对十几年不见的母亲更加思念。去年,他打听到母亲住在杭州萧山区,尽管母亲有了新的家庭,但汪某做梦都想和她说说话。为了凑路费,汪某尝试了好多工作,初中毕业后,跟着父亲干农活,又学过裁缝,只是都没什么常性,最后在一家加油站打工。
芳块儿:那不错呀,好好工作路费很快就能凑齐了。
铁警诸萧:汪某快一米八的个子,长得很白净,觉得整天握着加油枪,闻那些汽油味,也没什么技术含量,做了 20 多天开始厌烦了。6 月 24 日下午 2 点,他看着自己挎包里一万元的营业款,又看到边上一辆货车加完油正要离开。一不做二不休,怀揣营业款,他让司机带离了工作场所。汪某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两套衣服,又坐上了直达萧山的大巴车,来找妈妈了。
芳块儿:这样的孩子,妈妈伤心滴!
铁警诸萧:汪某在萧山和母亲联系,可母亲连电话也不接。想到母亲可能知道自己犯下的大错,他就决定先不打扰母亲,找份工作再说,但一直找不到。在失望和胆怯中,汪某天天在足浴店和 KTV 包厢里混日子,转眼间钱也挥霍完了。他想到了回老家,没想到就在快要离开杭州时,被民警发现了。现在他已被杭州铁路公安看守所羁押,等候案发地公安部门押回。
芳块儿:为了找母亲就侵占公款,这个小伙子真糊涂!